

T 2511

824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十
五
五
五

七日戊午徵日也日加申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丑
皆徵也不有大災必當為旱願陛下校計繕修之費
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減彫文之飾損庖厨之饌
宴私之樂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如是則景雲降
集青泠息矣二事六年以來兌卦用事類多不効易傳
曰有貌無實佞人也
有實無貌道人也
寒溫為實清濁
為貌今三公皆令色
足恭外厲內荏以虛事上無佐國
之實故清濁効而寒
溫不効也是以陰寒侵犯消息占
曰日乘則有妖風日
出則有地裂如是三年則致日食



陰侵其陽漸積所致立春前後溫氣應節者詔令寬也其後復寒者無寬之實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貞賢未聞朝廷有所賞拔非所以求善贊務弘濟元元也宜採納良臣以助聖化三事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今年少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已往將遂驚動涉歷天門災成六已今春當旱夏必有水臣以六日七分候之可知夫災眚之來緣類而應行有玷缺則氣逆于天精感變出以戒人君王者之義時有不登則損滋徹膳數年以來穀收稍減家貧戶饑歲不如昔

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水旱之災雖尚未至然君子遠覽防微慮萌老子曰人之飢也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故孝文皇帝絺袍革舄木器無文約身薄賦時致升平今陛下聖德中興宜遵前典崇節惟約天下幸甚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故高宗以享福宋景以延年四事臣竊見皇子未立儲宮無主仰觀天文太子不明熒惑以去年春分後十六日在虛五度推步三統熒惑今當在翼九度今反在柳三度則不及五十餘度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熒惑歷輿鬼東入軒轅出后星北東去四

度北旋復還軒轅者 宮也熒惑者至陽之精也天之
使也而出入軒轅繞 逕往來易曰天垂象見吉凶其意
昭然可見也禮天子一娶九女嫡媵畢具今宮人侍御
動以千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積之氣上感皇天
故遣熒惑入軒轅 人倫垂象見異以悟主上昔武王
下車出傾宮之女 衣商容之間以理人倫以表賢德故
天授以聖子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積官人以違天意故
皇胤多夭嗣體莫寄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方今之
福莫若廣嗣廣嗣之術可不深思宜簡出宮女恣其姻

嫁則天自降福子孫千億惟陛下丁寧再三留神於此
左右貴倖亦宜惟臣之言以悟陛下蓋善言古者合於
今善言天者合於人願訪問百僚有違臣言者臣當受
苟言之罪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巳丑夜有
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左足入玉井數日乃滅春秋曰有
星孛于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爲大辰罰又爲大
辰北極亦爲大辰所以孛一宿而連三宿者言北辰王
者之宮也凡中宮無節政教亂逆威武衰微則此三星
以應之也罰者白虎其宿主兵其國趙魏變見西方亦

應三輔凡金氣爲變發在秋節臣恐立秋以後趙魏關西將有羌寇叛戾之患宜豫告諸郡使敬授人時輕徭薄賦勿妄繕起堅倉獄備守衛回選賢能以鎮撫之金精之變責歸上司宜以五月丙午遣太尉服千戚建并旗書玉版之策引白氣之異於西郊責躬求愆謝咎皇天消滅祆氣蓋以火勝金轉禍爲福也六事臣竊見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日傍色氣白而純者名爲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見於春者政變常也方今中官外司各各考事其所考者或非急務又恭陵火災

主名未立多所收捕備經考毒尋火爲天戒以悟人君可順而不可違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已內省以備後災凡諸考案并須立秋又易傳曰公能其事序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見者則譴在中台自司徒居位陰陽多謬久無虛已進賢之策天下興議異人同貨且立春以來金氣再見金能勝木必有兵氣宜黜司徒以應天意陛下不早攘之將負臣言遺患百姓七事臣伏惟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詩汜歷樞曰卯酉爲

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言神在戌亥司
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於易雌雄祕歷
今值困乏凡九二困者衆小人欲共困害君子也經曰
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子乎唯獨聖賢之君遭困遇險
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陛下乃者潛龍養德幽隱屈居
即位之元紫宮驚動歷運之會時氣已應然猶恐祇祥
未盡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臣以爲成仲已竟來年入季
文帝改法除肉刑之罪至今適三百載宜因斯際大蠲
法令官名稱號輿服器械事有所更變大爲小去奢就

儉機衡之政除煩爲簡改元更始招求幽隱舉方正徵
有道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臣陳引際會恐犯忌諱書
不盡言未敢究暢臺詒曰對云白虹貫日政變常也
朝廷率由舊章何所變易而言變常又言當大蠲法令
革易官號或云變常以致災或改舊以除異何也又陽
嘉初建復欲改元據何經曲其以實對顛對曰方春東
作布德之元陽氣開發養道萬物王者因天視聽奉養
時氣宜務崇溫柔遵其行今而今立春之後考事不息
秋冬之政行乎春夏故白虹春見掩蔽日曜凡邪氣乘

陽則虹霓在日斯皆臣下執事刻急所致殆非朝廷優寬之本此其變常之咎也又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當則哲之重每有選用輒參之掾屬公府門巷賓客填集送去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競相薦謁各遣子弟充塞道路開長姦門興致浮僞非所謂率由舊章也尚書職在機衡宮禁嚴密私曲之意差不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用選舉之位不如還在機密臣誠愚戇不知折中斯固遠近之論當今之宜又孔子曰漢三百載斗歷改憲三百四歲爲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歲

五行更用王者隨天譬猶自春徂夏改青服絳者也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而輕微之禁漸以殷積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故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去奢即儉以先天下改易名號隨事稱謂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同歸殊塗一致百慮是知變常而善可以除災變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竟來年入季仲終季始歷運變改故可改元所以順天道也顛又上書薦九祿大夫江夏黃瓊處士漢中李固宜蒙徵用任以時政并陳消災之術條便宜四

事附奏於左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且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仁厚之德順助元氣含養庶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不則太陽不光天地溷濁時氣錯逆霾霧蔽日自立春以來累經旬朔未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疾於影響而自從入歲常有蒙氣月不舒光日不宣曜日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日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豈獨陛下倦於萬機帷幄之政有所闕歟何天戒之數見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接引賢能勤求機衡之寄以獲斷金之利臣之所陳輒以太陽爲先者明其不可久闇急當改正其異雖微其事甚重臣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思二事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彊從解起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於此六日之中雷當發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興也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雷者所以開發萌芽辟陰除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故經曰雷以動之雨

以潤之王者崇寬大順春令則雷應節不則發動於冬
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太陽弱也今蒙氣不除
日月變色則其效也天網恢恢疎而不失隨時進退應
政得失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璇璣動
作與天相應雷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廢當生而殺
則雷反作其時無歲陛下若欲除災昭祉順天致和宜
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廢黜以安黎元則太皓悅和雷
聲乃發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
房心太白在北歲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

天帝明堂布政之宮孝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年穀豐
尚書洪範記曰日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
之重華者謂歲星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金木
相賊而反同合此以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也房心東
方其國主宋石氏經曰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
木俱東歲星在南是為出右恐年穀不成宋人飢也陛
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務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
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人君
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也自

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朝廷勞心廣為
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臣聞皇天感物不為偽動災
變應人要在責己若令雨可請降水可攘止則歲無隔
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立春以來
未見朝廷賞錄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窮而
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收繫織介牢獄充盈臣聞恭
陵火處比有光曜明此天災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
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
連月無雨將害粟麥若一穀不登則飢者十二四矣陛

下誠宜廣被恩澤貸贍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
年之蓄者簡稅防災為其方也願陛下早宣德澤以應
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者立夏之後乃有澍雨於
今之際未可望也若政變於朝而天不雨則臣為誣罔
分當鼎鑊書奏特詔拜郎中辭病不就即去歸家至四
月京師地震遂陷其夏大旱秋鮮卑入馬邑城破代郡
兵明年西羌寇隴右皆略如顛言後公車徵不行同縣
孫禮者積惡凶暴好游俠與其同里人常慕顛名德欲
與親善顛不顧以此結怨遂為禮所殺

襄楷字公矩平原隰陰人也好學博古善天文陰陽之術桓帝時宦官專朝政刑暴濫又比失皇子災異尤數延熹九年楷自家詣闕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堯舜雖聖必歷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爲萬世之法臣竊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坐出端門不軌常道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動中耀中耀天王也傍小星者天王子也夫太微天廷五帝之座而金火罰星陽光其中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年歲星久守太微逆行西至

掖門還竊執法歲爲木精好生惡殺而淹留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誅罰太酷前七年十二月熒惑與歲星俱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誅其冬大寒殺鳥獸害魚鼈城傍竹栢之葉有傷枯者臣聞於師曰栢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洛陽城中人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人聲正謹於占亦與竹栢枯同自春夏以來連有霜雹及大雨雷而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所誅翦皆合人望而陛下受閹豎之譖乃遠加考逮三公上書乞

哀瓊等不見採察而嚴被譴讓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
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自陛下即位以來頻行
誅罰梁冠孫鄧並見族滅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
書明主所不當諱杜衆乞死諒以感悟聖朝曾無赦宥
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冤漢興以來未有拒諫
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永平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
獄先請後刑所以重人命也頃數十歲以來州郡翫習
又欲避請讞之煩輒託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己
死者多非其罪冤伸寃結無所歸訴淫厲疾疫自此而

起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宜修
德省刑以廣螽斯之祚又七年六月十三日河內野王
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扶風有星墮爲石聲聞三郡
天龍形狀不一小大無常故周易况之大人帝王以爲
符瑞或聞河內龍死諱以爲蛇夫龍能變化蛇亦有神
皆不當死昔秦之將衰華山神操璧以授鄭客曰今年
祖龍死始皇逃之死於沙丘王莽天鳳二年訛言黃山
宮有死龍之異後漢誅莽光武復興虛言猶然况於實
邪夫星辰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也下將畔上故星亦畔

天石者安類墜者失執春秋五石墮宋其後襄公爲楚所執秦之亡也石墮東郡今墮扶風與先帝園陵相近不有大喪必有叛逆案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自壞者也臣以爲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爲陽諸侯欲爲帝也太學天子教化之官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衽入厲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爲異也臣前上琅邪宮祭受于吉神書不合明

聽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臣雖至賤誠願賜清問極盡所言書奏不省十餘日復上書曰臣伏見太白北入數日復出東方其占當有大兵中國弱四夷彊臣又推步熒惑今當出而潛必有陰謀皆由獄多寃結忠臣被戮德星所以久守執法亦爲此也陛下宜承天意理察寃獄爲劉瓚成瑨虧除罪辟追錄李雲杜衆等子孫夫天子事天不孝則日蝕星鬪比年日蝕於正朔三光不明五緯錯戾前者宮崇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爲本亦有興國廣

嗣之術其文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不行故國胤不興孝
冲孝質頻世短祚臣又聞之得主所好自非正道神爲生
虐故周衰諸侯以力征相尚於是夏育申休宋萬彭生任
鄙之徒生於其時殷紂好色妲己是出葉公好龍真龍游
廷今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繼嗣未
兆豈不爲此天官宦者星不在紫宮而在天市明當給
使主市里也今乃反處常伯之位實非天意又聞宮中
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爲好生惡殺省慾
不嗜慾不去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

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
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草囊盛
血遂不盼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豔婦
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單天下之味柰何欲如黃老乎
書上即召詔尚書問狀楷曰臣聞古者本無宦臣武帝
末春秋高數游後宮始置之耳後稍見任至於順帝遂
益繁熾今陛下爵之十倍於前至今無繼嗣者豈獨好
之而使之然乎尚書上其對詔下有司處正尚書承旨
奏曰宦者之官非近世所置漢初張澤爲大謁者佐絳

侯誅諸呂孝文使趙談驂乘而子孫昌盛措不正辭理
指陳要務而析言破律違背經藝假借星宿偽託神靈
造合私意誣上罔事請下司隸正措罪遂收送洛陽獄
帝以措言雖激切然皆天文恒象之數故不誅猶司寇
論刑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其師千古於曲陽泉
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
太平清領書其言以陰陽五行爲家而多巫覡雜語有
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藏之後張角頗有其書焉
及靈帝立以措書爲然大傳陳蕃舉方正不就鄉里宗
之每太守至輒致禮請中平中與荀爽鄭玄俱以博士
徵不至卒于家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也高祖父解武帝時以任俠
知名父梵爲蜀郡太守伋少有志行哀平間辟太司空
府三遷爲漁陽都尉王莽時爲上谷大尹遷并州牧更
始新立三輔連被兵寇百姓震駭彊宗右姓各擁衆保
營莫肯先附更始素聞伋名徵拜大馮翊使鎮撫百姓
世祖即位拜雍州牧再轉爲尚書令數納忠諫諍建武
四年出爲中山太守明年彭寵滅轉爲漁陽太守漁陽

既離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敗民多猾惡寇賊充斥伋
到示以信賞糾戮渠帥盜賊消散時匈奴數抄郡界邊
境苦之伋整勒士馬設攻守之略匈奴畏憚遠迹不敢
復入塞民得安業在職五歲戶口增倍潁川盜賊羣起
九年徵拜潁川太守召見辭謁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
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君雖精於追捕
而山道險阨自鬪當一士耳深宜慎之伋到郡招懷山
賊陽夏趙宏襄城召吳等數百人皆束手詣伋降悉遣
歸附農因自劾專命帝美其策不以咎之後宏吳等黨

兵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駱驛不絕
十一年省朔方刺史屬并州帝以盧芳據北土爲寇乃
調伋爲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并石皇太子諸
王宴語終日賞賜車馬衣服什物伋因言選補衆職當
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伋前在并州素
結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
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
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
迎拜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

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
還伋謂別駕從事計曰當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
爲違信於諸兒遂止於野亭須期乃入是時朝廷多舉
伋可爲大司空帝以并部尚有盧芳之警且匈奴未安
欲使父於其事故不召伋知盧芳夙賊難卒以力制常
嚴烽候明購賞以結寇心芳將隋昱遂謀脅芳降伋芳
乃士入匈奴伋以老病上書乞骸骨二十二年徵爲太
中大夫賜宅一區及帷帳錢穀以充其家伋輒散與宗
族無所遺餘明年卒年八十六帝親臨弔賜冢塋地

杜詩字公君河內汲人也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平
稱更始時辟大司馬府建武元年歲中三遷爲侍御史
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暴橫民間百姓惶擾
詩勅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光武召見賜以棨戟
復使之河東誅降逆賊楊異等詩到大陽聞賊規欲北
度乃與長史急焚其船部勒郡兵將突騎赴擊斬異等
賊遂翦滅拜成臯令視事三歲舉政尤異再遷爲沛郡
都尉轉汝南都尉所在稱治七年遷南陽太守性節儉
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作水排

鑄為農器

掛音蒲拜反治鑄者為掛以吹炭今用灰少激水以散之也掛當作橐古字通用

見功多百姓使之又脩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幾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為人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詩自以無勞不安父居大郡求欲降避功臣乃上疏曰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武修文羣帥反旅海內和合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譬聖德威侮二垂陵虐中國邊民虛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勁亦未得解甲橐弓也夫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觀將帥之情功臣之望冀一

休足於內郡然後即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以為師克在和不在衆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頗泄用之昔湯武善御衆故無忿驚之師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鳧藻今若使公卿郡守出於軍壘則將帥自厲士卒之復比於宿衛則戎事自百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以下咸懷樂土不讎其功而厲其用無以勸也陛下誠宜虛缺數郡以俟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於久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志死乘城拒塞之吏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必因人心

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宜臣詩伏自惟忖本
以史吏一介之才遭陛下創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之
間超受大恩牧養不稱奉職無効久竊祿位令功臣懷
愠誠惶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許放退
臣詩蒙恩尤深義不敢苟冒虛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
郡受小職及臣齒壯力能經營劇事如使臣詩必有補
益復受大位雖析珪受爵所不辭也惟陛下哀矜帝惜
其能遂不許之詩雅好推賢數進知名士清河劉統及
魯陽長董崇等初禁網尚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

之信詩上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
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策合會取為大信
所以明著國命斂持威重也聞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
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知覺愚以為軍旅尚與賊虜
未殄徵兵郡國且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絕姦端昔魏之
公子威傾鄰國猶假虎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
其功不顯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
奏從之詩身雖在外盡心朝廷謹言善策隨事獻納視
事七年政化大行十四年坐遣客為弟報仇被徵會病

卒司隸校尉鮑永上言詩貧困無田宅喪無所歸詔使
治喪郡邸賻絹千匹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曾祖霸元帝時爲侍中奮
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
魚受道矣遭王莽亂奮與老母幼弟避兵河西建武五
年河西大將軍竇融請奮署議曹掾守姑臧長八年賜
爵關內侯時天下擾亂惟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爲富邑
通貨羌胡市日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致豐積奮
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雖爲儉約奉養極求

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時天下未定士多不脩節操
而奮力行清潔爲衆人所笑或以爲身處脂膏不能以
自潤徒益苦辛耳奮旣立節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
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隴蜀旣平
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轂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
車施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
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斂牛馬器物千萬
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旣至京師除
武都郡丞時隴西餘賊隗茂等夜攻府舍殺郡守賊畏

奮追急乃執其妻子欲以爲質奮年已五十惟有一子
終不顧望遂窮力討之吏民感義莫不倍用命焉郡多
凶人便習山谷其大豪齊鍾留者爲羣民所信向奮乃
率鍾留等令要遮鈔擊共爲表裏賊窘懼逼急乃推奮
妻子以置軍前冀當退卻而奮擊之愈厲遂禽滅茂等
奮妻子亦爲所殺世祖下詔褒美拜爲武都太守奮自
爲府丞已見敬重及拜太守舉郡莫不改操爲政明斷
甄善疾非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行者忿之若讎郡
中稱爲清平弟竒游學洛陽奮以竒經明當仕上病去
官守約鄉閭卒于家竒博通經典作春秋左氏刪奮晚
有子嘉官至城門校尉作左氏說云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爲郡族姓堪早孤讓先父餘
財數百萬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
曰聖童光武微時見堪志操常嘉焉及即位中郎將來
歎薦堪召拜郎中三遷爲謁者使送委輸縑帛并領騎
七千匹詣大司馬吳漢伐公孫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
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見漢說
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乃示弱挑敵述果自出

戰死城下成都既拔堪先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收其珍
寶悉條列上言秋毫無私慰撫吏民蜀人大悅在郡二
年徵拜騎都尉後領驃騎將軍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
柳拜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爲用匈
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
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
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君爲政樂不可支視事
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嘗召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
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隄太守張堪昔

蜀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

之物足富十世

捲握猶掌握也謂珠玉之類

而堪去職之日棄折轆

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父嘆息拜顯爲魚復長方徵堪
會病卒帝深悼惜之下詔哀揚賜帛百匹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趙將廉頗之後漢興以廉氏
豪宗自苦陘徙焉世爲邊郡守或葬隴西襄武故因仕
焉曾祖父寢成哀間爲右將軍祖父丹王莽時爲大司
馬庸部牧皆有名前世范父遭喪亂客死於蜀漢范遂
流寓西州西州平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郡

太守張穆丹之故吏乃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步負
喪歸至葭萌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沈溺衆
傷其義鈎求得之療救僅免於死穆聞復馳遣使持前
資物追范范又固辭歸葬服竟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
漢京北隴西二郡更請召皆不應永平初隴西太守鄧
融備禮謁范爲功曹會融爲州所舉按范知事譴難解
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乃變
名姓東至洛陽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
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類范而殊不意乃謂

曰卿何似我故功曹邪范訶之曰君困厄督亂邪語遂
絕融繫出困病范隨而往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
喪致南陽葬畢乃去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門
生故人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入
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
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慙以
爲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稍解
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竊大司馬丹有親屬乎
范對曰竊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

遂貫之由此顯名舉茂才數月再遷爲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虜過五千人移書傍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虜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斃藉死者千餘人是後不敢復向雲中後頻歷武威武都二郡太守隨俗化導各得治宜建初中遷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辯好相持短長范每勵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邑宇

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爲便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在蜀數年坐法免歸鄉里范世在邊廣田地積財粟以賑宗族朋友肅宗崩范奔赴敬陵時廬江郡掾嚴麟奉章弔國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見而愍然命從車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乃緣蹤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今奔國喪獨當是耳麟亦素聞范名以爲然即牽馬造

通志後漢列傳第五十一
門謝而歸之世服其好義然依倚大將軍竇憲以此爲
譏卒於家初范與洛陽慶鴻爲刎頸交時人稱曰前有
管鮑後有慶廉鴻慷慨有義節位至琅邪會稽二郡太
守所在有異迹

王堂字敬伯廣漢郿人也初舉光祿茂才遷穀城令治有
名迹永初中西羌寇巴郡爲民患詔遣中郎將尹就攻
討連年不克三府舉堂治劇拜巴郡太守堂馳兵赴賊
斬虜千餘級巴庸清靜吏民生爲立祠刺史張喬表其
治能遷右扶風安帝西巡阿母王聖中常侍江京等並

請屬於堂堂不爲用掾史固諫之堂曰吾蒙國恩豈可
爲權寵阿意以死守之即日遣家屬歸閉閣上病果有
誣奏堂者會帝崩京等悉誅堂以中正見稱永建二年
徵入爲將作大匠四年坐公事左轉議郎復拜魯相政
有簡一至數年無辭訟遷汝南太守搜賢禮士不苟自
專乃教掾史曰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故能化清於
上事緝於下其憲章朝右簡覈才識委功曹陳蕃匡政
理務拾遺補闕任主簿應嗣庶循名責實察言觀效焉
自是委誠求當不復妄有辭教郡內稱治時大將軍梁

商及尚書令袁湯以求屬不行並恨之後廬江賊迸入
弋陽界堂勒兵追討即使奔散而商湯猶因此諷州奏
堂在任無警免歸家年八十六卒遺令薄斂瓦棺以葬
子穉清行不仕曾孫商益州牧劉焉以為蜀郡太守有
治聲

蘇章字孺文扶風平陵人也八世祖建武帝時為右將
軍祖父純字桓公有高名性彊切而持毀譽士友咸憚
之至乃相謂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之三
輔號為大人永平中從奉車都尉竇固軍出擊北匈奴

車師有功封中陵鄉侯官至南陽太守章少博學能屬
文安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為議郎數陳得失言
甚切直出為武原令時歲飢輒開倉廩活二千餘戶順
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按其姦臧
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
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
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
知章無私望風畏肅換為并州刺史以摧折權豪忤旨
坐免隱身鄉里不交當世後徵為河南尹不就時天下

日敝民多愁苦論者舉章有幹國才朝廷不能復用卒
于家兄曾孫不韋字公先父謙初為郡督郵時魏郡李
嵩為美陽令與中常侍具瑗交通貪暴為民患前後監
司畏其勢接莫敢糾問及謙至部案得其臧論輸左校
謙累遷至金城太守去郡歸鄉里漢法免罷守令自非
詔徵不得妄到京師而謙後私至洛陽時嵩為司隸校
尉收謙詰掠死獄中嵩又因刑其尸以報宿怨不韋時
年十八徵詣公車會謙見殺不韋載喪歸鄉里瘞而不
葬仰天嘆曰伍子胥獨何人也乃藏母於武都山中遂

變名姓盡以家貲募劍客邀嵩於諸陵間不尅會嵩遷
大司農時古校羽膾在寺北垣下不韋與親從兄弟潛
入膾中夜則鑿地晝則逃伏如此經月遂得傍達嵩之
寢室出其牀下值嵩在厠因殺其妾并及小兒留書而
去嵩大驚懼乃布棘於室以板藉地一夕九徙雖家人
莫知其處每出輒劍戟隨身壯士自衛不韋知嵩有備
乃日夜飛馳徑到魏郡掘其父阜冢斷取阜頭以祭父
墳又標之於市曰李君遷父頭嵩匿不敢言而自上退
位歸鄉里私掩塞冢擲捕求不韋歷歲不能得憤恚感

傷發病歐血死不韋後遇赦還家乃始改葬行喪士大夫多譏其發掘冢墓歸罪枯骨不合古義惟任城何休方之位負太原郭林宗聞而論之曰子胥雖云逃命而見用彊吳憑闔廬之威因輕悍之衆雪怨舊郢曾不終朝而但鞭墓戮屍以舒其忿竟無手刃後主之報豈如蘇子單特子立糜因糜資彊讎豪援據位九卿城闕天阻宮府幽絕埃塵所不能過霧露所不能沾不韋殺身焦慮出於百死冒觸嚴崇陷族禍門雖不獲逞爲報已深况復分骸斷首以毒生者使嵩懷忿結不得其命猶

假手神靈以斃之也力唯匹夫功隆千乘比之於負不以優乎議者於是貴之後太傅陳蕃辟不應爲郡五官掾初弘農張奐睦於蘇氏而武威段熲與嵩素善後奐頗有隙及熲爲司隸以禮辟不韋不韋懼之稱病不詣熲旣積忿於奐因發怒乃追咎不韋前報嵩事以爲嵩表治謙事被報見誅君命天也而不韋仇之又令長安男子告不韋多將賓客奪舅財物遂使從事張賢等就家殺之乃先以鵠與賢父曰若賢不得不韋便同飲此賢到扶風郡守使不韋奉謁迎賢賢即時收執并其一門

六十餘人盡誅滅之諸蘇以是衰破及段熲爲楊球所誅天下以爲蘇氏之報焉

羊續字興祖太山平陽人也其先七世二千石卿校祖父侵安帝時司隸校尉父儒桓帝時爲太常續以忠臣子孫拜郎中去官後辟大將軍竇武府及武敗坐黨事禁錮十餘年幽居守靜及黨禁解復辟太尉府四遷爲廬江太守後揚州黃巾賊攻舒焚燒城郭續發縣中男子二十以上皆持兵勒陣其小弱者悉使負水灌火會集數萬人并執力戰大破之郡界平後安風賊戴風等

作亂續復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渠帥其餘黨輩原爲平民賦與佃器使就農業中平三年江夏兵趙慈反殺南陽太守秦頡攻沒六縣拜續爲南陽太守當入郡界乃羸服閒行侍童子一人觀歷縣邑採問風謠然後乃進其令長貪潔吏民良猾悉逆知其狀郡內驚悚莫不震懾乃發兵與荊州刺史王敏共擊慈斬之獲首五千餘級屬縣餘賊並詣續降續爲上言宥其枝附賊旣清平乃班宣政令候民病利百姓歡服時權豪之家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常獻

其生魚續受而縣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縣者
以杜其意續妻後與子祕俱詣郡舍續閉門不內妻自
將祕行其資藏唯有布衾敝祗裯祗裯短衣也廣雅云
即襜褕也祗丁奚反
裯丁勞反鹽麥數斛而已顧勅祕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
母乎使與母俱歸六年靈帝欲以續為太尉時拜三公
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為左驕其所之
往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緼袍
以示之曰臣之所資唯斯而已左驕白之帝不悅以此
故不登公位而徵為太常未及行會病卒年四十八遺

言薄斂不受貲遺舊典二千石卒官賜百萬府丞焦儉
遵續先志一無所受詔書褒美勅太山太守以府錢百
萬賜續家云

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也舉孝廉再遷為京兆尹有
政理迹舊交出土多珍產明璣翠羽犀象瑋瑁異香美
木之屬莫不自出前後刺史多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
私賂財計盈給輒復求見遷代故吏民怨叛中平元年
交趾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柱天將軍靈帝
特勅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琮為交趾刺史琮到部訊

其反狀咸言賦歛過重百姓空單京師遙遠告寃無所
民不聊生自活故聚為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
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為大害者簡選良
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為歌曰賈父來
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為十三州
最徵拜議郎時黃巾新破兵凶之後郡縣重歛因緣生
姦詔書沙汰刺史二千石更選清能吏乃以琮為冀州
刺史舊典傳車駟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并
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
自掩塞乎乃命御者塞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賊
過者望風解印綬去惟瘦陶長濟陰董昭觀津長梁國
董就當官待琮於是州界翕然靈帝崩大將軍何進表
琮為度遼將軍卒官

陸康字季寧吳郡吳人也祖父續在獨行傳父襲有志
操連徵不至康少仕郡以義烈稱刺史臧旻舉為茂才
除高成令縣在邊垂舊制令戶一人具弓弩以備不虞
不得行來長吏新到輒發民繕修城郭康至皆罷遣百
姓大悅以恩信為治寇盜亦息州郡表上其狀光和元

年遷武陵太守轉守桂陽樂安二郡所在稱之時靈帝
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畝斂十錢而比水
旱傷稼百姓貧苦康上疏諫曰臣竊聞詔書畝斂田錢
鑄作銅人伏讀惆悵悼心失圖夫什一而稅周謂之徹
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行萬世也故魯宣稅畝而蠲
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勞無
用之銅人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傳曰君舉必書書
而不法後世何述焉書奏內倬因此譖康援引亡國以
警聖明大不敬搢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典考其事

岱爲表陳解釋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會廬江賊黃穰
等與江夏蠻連結十餘萬人攻沒四縣拜康廬江太守
康申明賞罰擊破穰等餘黨悉降帝嘉其功拜康孫尚
爲郎中獻帝即位天下大亂康蒙險遣孝廉計吏奉貢
朝廷詔書策勞加忠義將軍秩中二千石時袁術屯兵
壽春部曲飢餓遣使求委輸兵甲康以其叛逆閉門不
通內修戰備以禦之術大怒遣其將孫策攻康圍城數
重康固守吏士有先受休假者皆遁伏還赴暮夜緣城
而入受敵二年城陷月餘發病卒年七十一家族百餘人

通志後漢列傳第三
百三
遭離飢厄死者將半朝廷愍其守節拜子雋為郎中少
子績仕吳為鬱林太守吳史有傳

列傳第二十下

通志一百七下

